

簡帛

第三輯

■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主辦

上海古籍出版社

簡帛

第三輯

■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主辦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簡帛. 第3輯 /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5325-5254-2

I. 簡… II. 武… III. ①簡 (考古)—研究—中國—文集②帛書—研究—中國—文集 IV. K877.54-53
K877.9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8) 第125513號

簡帛(第三輯)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主辦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顯輝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27.5 插頁 2 字數 498,000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978-7-5325-5254-2

K·1137 定價: 8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 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顧問 (以姓氏筆畫爲序)

工藤元男 瓦格納(Rudolf G. Wagner) 李成珪 李學勤 刑義田
周鳳五 林 澧 馬 克(Marc Kalinowski)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 單周堯 富谷至 彭 浩 曾憲通 裘錫圭 龐 樸

主編 陳 偉

副主編 李天虹

編輯委員 (以姓氏筆畫爲序)

丁四新 王子今 尹在碩 李孟濤(Matthias L. Richter)
李朝遠 金秉駿 沈 培 紀安諾(Enno Giele)
宮宅潔 夏德安(Donald Harper) 徐少華
徐世虹 徐在國 陳松長 陳偉武 張顯成
馮勝君 廖名春 劉 釗 劉國勝 劉樂賢
廣瀨薰雄 顏世鉉 顧史考(Scott Cook)

目 次

| | |
|---|-----------------|
| 對上古漢語語氣詞“只”的新認識 | 趙平安 (1) |
| “戴”字釋疑 | 王志平 (7) |
| “牝”疑 | 孟蓬生 (17) |
| 談戰國文字中的“覺” | 單育辰 (21) |
| 信陽楚墓遺策所記的陶壺和木壺 | 董 珊 (29) |
| 試說包山簡中的“彭”地 | 吳良寶 (41) |
| 從九店楚簡《告武夷》篇看《日書》之成立 | [日]工藤元男 (47) |
| 上博楚竹書(二)《容成氏》“弔(強)溺(弱)不紉湯,衆寡(寡)不聖訟”考 | 黎廣基 (63) |
| 《上博(三)·仲弓》賸義 | 陳 劍 (73) |
| 上博五文字考釋拾遺 | 徐在國 (91) |
| 《上博(六)·競公瘡》“正”字小議 | 沈 培 (95) |
| 竹書《孔子見季桓子》初讀 | 陳 偉 (99) |
| 《天子建州》(甲本)小札 | 裘錫圭 (105) |
| 上博竹書《慎子曰恭儉》校讀 | 劉洪濤 劉建民 (107) |
| 《上博藏六》試解 | 劉信芳 (117) |
| 新蔡簡“百之”、“贛”解 | 宋華強 (127) |
| 楚簡《太一生水》札記 ——以簡九至簡十四為核心的討論 | 張書豪 (141) |
| 從楚簡本與傳世本談《禮記·緇衣·苟有車》章的釋讀 | 季旭昇 (153) |

- 《左傳》占卜故事與楚占卜簡比較 [法] 馬 克 (163)
- 上博簡標識符號五題 孫偉龍 李守奎 (181)
- 里耶秦簡中幾組涉及校券的官文書 馬 怡 (191)
- 里耶秦簡的文書與信息系統 [日] 藤田勝久 (207)
- 說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頗” 劉 釗 (229)
- “左右”、“雌雄”與“反”
- 孔家坡《日書·反支》考釋 劉增貴 (235)
- 孔家坡漢簡《日書》的篇題與分篇 晏昌貴 (243)
- 建除名稱臆說 朱曉海 (251)
- 天長漢墓所見書信牘管窺 何有祖 (261)
- 天長紀莊漢墓“丙充國”書牘補釋 劉樂賢 (269)
- “專部士吏典”簡冊考校 胡平生 (275)
- 懸泉漢簡傳馬病死爰書及其他 張俊民 (287)
- 漢簡所見匈奴對邊塞的寇掠 汪桂海 (299)
- 東牌樓東漢簡牘五六號牘試探 [日] 廣瀨薰雄 (307)
- 長沙走馬樓竹簡“豆租”、“大豆租”瑣議 王子今 (323)
- 從新出簡牘看秦漢時期的田租徵收 楊振紅 (331)
- 亡命小考
- 兼論秦漢的確定罪名手續“命” [日] 保科季子 (343)
- 卒、史與女性：戰國秦漢時期下層社會的讀寫能力 [加] 葉 山 (359)
- 說“選徒囂囂” 顏世鉉 (385)
- 《老子》中的“弗”與“不”
- 三種版本的對比研究 梁 靜 (391)
- 三論《竹書紀年》的錯簡證據 [美] 夏含夷 (401)
- 從簡牘到紙
- 以《論語·顏淵篇》的錯簡為中心 [日] 富谷至 (415)
- 古代文獻的演變：馬王堆帛書甲本《老子》第八章為例 [美] 李孟濤 (421)
- 作者信息 (432)

對上古漢語語氣詞“只”的新認識

趙平安

在先秦兩漢古籍中，語氣詞“只”多見。它大致包括三類：本原型、引用型和模仿型。本原型指早期出現的例子，如《詩經》中的“只”。後世作品對本原型用例的引用和模仿為引用型和模仿型。前者如《春秋經傳》、《禮記》、《孔子家語》引用《詩經》，後者如“秦漢之際北方人摹擬《招魂》的吊屈之作”《楚辭·大招》等。¹ 由於後兩類“只”的因襲性質，我們認為考察上古漢語語氣詞“只”，應當圍繞本原型的用例進行分析。

“只”的本原型用例是很有限的，主要見於《詩經》，《左傳》偶爾一見。為方便討論，先將我們見到的本原型用例抄錄如下：

1. 樂只君子。

（《周南·樛木》3見，《小雅·南山有臺》10見，《小雅·采芣》6見）

2.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邶風·燕燕》）

3.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鄘風·柏舟》2見）

4. 既亟只且。（《邶風·北風》3見）

5. 其樂只且。（《王風·君子陽陽》2見）

6. 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這裏的“只”，或位於句中，或位於句末，或單用，或與別的語氣詞連用。歷來注家都以“語辭”、“語助辭”（朱熹《詩集傳》）、“語已詞也”（洪興祖《楚辭補注》）、“詞也”（陳奐《詩毛氏傳疏》）、“辭也”（《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杜預注）來訓釋，即把它理解為語氣詞或虛詞。這些理解，有的寬泛一點，有的具體一點，並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

¹ 湯炳正等：《楚辭今注》第24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盧以緯《鼈頭助語辭》把只、止、忌、居、諸、且、思、斯置於一組，解釋說：

句末助聲，如“母也天只”、“既曰歸止”、“叔馬慢忌”、“日居月諸”、“椒聊且”、“神之格思”、“無射於人斯”之類，皆語辭也。只、止、諸、且、思、斯，本同一辭，特異書之耳。

把“只”和“止”、“諸”、“且”、“思”、“斯”看作“同一辭”，顯然失之過寬。就語音而言，“只”(支章)與“止”(之章)、“諸”(魚章)同紐不同部，與“斯”(支心)同部不同紐，與“且”(魚清)、“思”(之心)聲韻都不同，不大可能是“同一辭”。

《毛詩故訓傳》在《鄘風·柏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下注釋說：

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

以“也”與“只”相對。這一解釋代表了漢代人的認識，對我們今天理解“只”字有很大的啓發性。其實“既亟只且”(《鄘風·北風》)、“其樂只且”(《王風·君子陽陽》)中的“只且”也與《鄭風·褰裳》“狂童之狂也且”的“也且”相當。這類“只”，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說“猶‘也’也”。例1、2和例6中的“只”也可以用“也”替代，分別表示感歎或肯定的語氣。因此從功能上看，“只”與“也”基本上可以對應。段玉裁《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說“也、只同訓”，應該是符合語言事實的。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19號簡有“既曰天也，猶有怨言”一句，李銳博士認為：“從‘既曰天也，猶有怨言’來看，疑指《鄘風·柏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¹楊澤生先生更撰專文加以論證，認為“無論從詩的主題來分析還是從詩句的文字來分析，《孔子詩論》19號簡‘既曰‘天也’，猶有怨言’所評的詩應該就是《鄘風·柏舟》”。²

兩位先生的意見一致。我們認為是很正確的。今本《詩經·鄘風·柏舟》的“天只”，竹書本《詩論》作“天也”，“只”和“也”構成一對異文。這從出土材料和傳世文獻的對照中，提供了“只”與“也”的對應關係。

在古文字資料裏，“也”字作語氣詞是比較早起的。大盂鼎：

¹ 李銳：《〈孔子詩論〉簡序調整芻議》，第21次清華簡牘研究班，北京清華大學，2002年1月5日；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第193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

² 楊澤生：《“既曰‘天也’，猶有怨言”評的是〈柏舟〉》，簡帛研究網(<http://www.bamboosilk.org/>)2002年2月3日；廖名春編：《新出楚簡與儒家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2002年；謝維揚、朱淵清主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第47—50頁，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

我聞殷墜命，唯殷邊侯甸與殷正百辟，率肆於酒，故喪師也。

例中的“也”字，自清以來，學者多釋為“巳”。黃德寬先生改釋為“也”，他說：

此字與宣王時期的毛公鼎及吳王光鑿、蔡侯盤等時代較晚的器物中所用“巳”相比，字形稍有區別，其下部與樂書缶的“也”倒頗相似，我們懷疑它就是早期的“也”字。¹

從字形和文例看，這一說法是可取的。大孟鼎鑄於西周康王時期，可見西周中期已經出現了語氣詞“也”。以後語氣詞“也”便用開了。如莒公孫潮子鐘、郭大夫甗、繚書缶、卅二年坪安君鼎、詛楚文，特別是曾侯乙墓所出樂器銘文和戰國秦簡、楚簡上，材料更為集中。

目前資料顯示，“只”字的出現早到西周晚期。鄱嬰諸器（鼎 7 件、簋 6 件、簋蓋 8 件、壺 2 件、盤 1 件）的𠄎，林義光認為从“女”从“𠄎”，即“娉”字。² 所从“只”作𠄎。春秋戰國文字中“只”字較為常見。³

為便於比較，我們把“也”、“只”兩字戰國以前的寫法抄在下面。“也”字作：

𠄎 (大孟鼎)

𠄎 (繚書缶)⁴

𠄎 (包山簡 130)、𠄎 (包山簡 204)、𠄎 (包山簡 231)

𠄎、𠄎、𠄎、𠄎 (曾侯乙墓編鐘)⁵

𠄎 (郭店《唐虞之道》簡 1)、𠄎 (郭店《成之聞之》簡 35)、

𠄎 (郭店《窮達以時》簡 12)、𠄎 (郭店《語叢三》簡 66)、

𠄎 (郭店《成之聞之》簡 17)、𠄎 (郭店《尊德義》簡 31)、

¹ 黃德寬：《說“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編：《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第 829 頁，問學社有限公司 1997 年。

² 林義光：《文源》卷四，第五頁，寫印本，1920 年。

³ 李家浩：《信陽楚簡中的“柿枳”》，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輯：《簡帛研究》第二輯，第 1—11 頁，法律出版社 1996 年。

⁴ 此器即過去所說樂書缶。關於此器的國別、年代和定名，請參看李學勤《繚書缶釋疑》，《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2 集，商務印書館 2003 年；又收入《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第 193—196 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 年。

⁵ 把這一組字釋為“也”，是裘錫圭、李家浩先生的意見。參見所著《曾侯乙墓鐘磬銘文釋文與考釋》，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第 555 頁，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𠄎(郭店《成之聞之》簡 30)、𠄎(上博《緇衣》簡 12)、
𠄎(上博《內禮》簡 10)、𠄎(上博《孔子詩論》簡 16)、
𠄎(上博《緇衣》簡 11)、𠄎(上博《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腓》簡 8)、
𠄎(上博《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腓》簡 9)、𠄎(上博《民之父母》簡 9)

早期寫法在口下加一曲筆或豎筆,很可能是語氣詞“也”的本字或專字,表示口中出氣之形。¹《說文》:“也,女陰也。象形。𠄎,秦刻石也字。”是據訛變字形爲說,不足據。《說文》字頭篆文“也”是在秦刻石“也”之類的寫法上訛變而來的,而秦刻石“也”字是早期象形“也”的演變。個中脈絡,清晰可尋。

“只”字作:

𠄎(郢鑿鼎“嬰”所从)
𠄎(郭店《尊德義》簡 14)
𠄎(昭之御𠄎“𠄎”所从)
𠄎(信陽楚簡 2.024“𠄎”所从)
𠄎(包山簡 258“𠄎”所从)
𠄎(包山簡 219“𠄎”所从)、𠄎(包山簡 83“𠄎”所从)
𠄎(郭店《唐虞之道》簡 26“𠄎”所从)、𠄎(《語叢四》簡 17“𠄎”所从)
𠄎(上博《彭祖》簡 4)、𠄎(上博《鬼神之明》簡 2 背)、𠄎(上博《相邦之道》簡 3“𠄎”所从)

字上从口,下从人肢,與“兄”相似而不同字。綜合音義來考慮,很可能是“𠄎(肢)”的本字。《說文》:“只,語已詞也。从口,象气下引之形狀。”也是據訛形爲說,靠不住。“只”本像人的肢幹之形。《說文》:“𠄎,體四𠄎也。从肉,只聲。肢,𠄎或从支。”“𠄎”是在象形“只”字上加“肉”旁,後又用“支”替換“只”,寫作“肢”。

“也”和“只”本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字。由於後來在“也”字豎筆或曲筆上附加羨畫,而“只”爲了與“兄”區別,在字下加羨畫或有意屈曲下邊的筆畫,於是導致兩字形

¹ 本文所采上博簡的字樣,都出自王丹《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文字編》,華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

² 何琳儀、房振三:《“也”“只”考辨》,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編輯,《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三輯,第177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徐寶貴:《以“它”“也”爲偏旁文字的分化》,《文史》2007年第3輯,第230、255頁。

體混同。從比較可以看出，郭店簡中“也”字的某些寫法，和“只”字的某些寫法，幾乎沒有區別了。據張守中等先生的統計，¹郭店簡中“也”寫作“只”的例子達 234 個。上博簡中也有一些“也”寫作“只”的例子。可見“也”、“只”相混絕不是偶然的現象。

一方面是“只”、“也”形體大面積的混同，另一方面是古文字資料中“只”沒有發現作語氣詞的用例。這種現象啓示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認識語氣詞“只”，它極可能是“也”的寫訛。

“只”、“也”的混同有其深層的原因。“也’與‘只’不但形體有關，而且讀音亦近。‘也’喻母四等(古歸定紐)，歌部；‘只’知紐(古歸定紐)，支部；二者聲紐同屬端系，歌、支旁轉(“也”或歸支部，則“也”與“只”同部)。”²

寫訛的發生應該是比較早的。從古文字的角度看，大約是在戰國。傳世文獻也可為證明。

7. 文公學讀書於白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國語·晉語四》)

王引之《經傳釋詞》：“今本‘不能行’下有‘也’字，後人妄加之也。行下有‘也’字，則咫字當下屬為句。韋解咫字，亦當在句末矣。今注在‘咫’字下，故知‘咫’字上屬為句，而‘行’下本無‘也’字也。今刪去‘也’字。”又說：“‘咫’與‘只’同。”

8. 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國語·楚語》)

王引之《經傳釋詞》：“‘咫’，與‘只’同。”

9. 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剽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深乎？”(《莊子·大宗師》)

成玄英疏：“軹，語助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引崔譔注：“軹，辭也。”《經傳釋詞》“只”下“字亦作軹”。

10. 《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左傳》昭公十三年)

“樂旨君子”今本《詩經》作“樂只君子”。宋本《左傳》襄公十一年、二十四年引此句“只”都作“旨”。《經傳釋詞》“只”下“字亦作‘旨’”。

上述各例“咫”、“軹”、“旨”都是“只”的借字，《說文通訓定聲》“咫”、“軹”下曰：“假

¹ 張守中等：《郭店楚簡文字編》第 169—170 頁，文物出版社 2000 年。

² 何琳儀、房振三：《“也”“只”考辨》第 177 頁。

借又爲只。”“旨”下曰：“與用只同。”“也”訛作“只”應在“只”的假借用法出現之前，即在《左傳》、《國語》、《莊子》內篇（《大宗師》屬於《莊子》內篇）成書之前，大抵是在戰國時期。這和郭店簡、上博簡所反映的情形可相互印證。

從上面論證可知，“也”、“只”本不同字，後來形近混同。本原型語氣詞“只”，是“也”的寫訛。寫訛以後，人們誤以爲語言當中有語氣詞“只”這個詞，不僅引用、模仿，而且用借字“𠄎”、“𠄎”、“旨”等來表示它。這種現象使我們聯想到語氣助詞“那”。

上個世紀 90 年代，朱慶之先生根據包括漢魏六朝全部漢文佛典在內的一批中古文獻材料，對疑問語氣助詞“那”的來源提出新的看法：

“那”是近代漢語纔有的疑問語氣助詞，中古文獻裏的“那”其實是“耶（邪）”的誤字；“那”在近代文獻的出現或者說“那”的產生應該是唐代以後人們對前代文獻裏本來是“耶”的誤字的“那”的盲目模仿造成的結果，是文字影響語言的產物。¹

論證詳密，頗可采信。語氣詞“只”和語氣助詞“那”的產生途徑頗爲相似。這又爲文字影響語言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實例。

後記：本文初稿曾在“海峽兩岸漢語史研討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北京 2001 年 6 月）上宣讀，楊澤生先生的《戰國竹書研究》（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2 年 4 月）和王志平先生的《〈詩論〉發微》（廖名春編《新出楚簡與儒家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 2002 年；又載《華學》第六輯，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3 年）曾先後引述過文中的觀點。楊澤生先生還發表了《“既曰天也，猶有怨言”評的是〈柏舟〉》（簡帛研究網 2002 年 2 月 3 日；又載廖名春編《新出楚簡與儒家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謝維揚、朱淵清主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學出版社 2004 年）一文，有相當篇幅論及“只”、“也”問題，與本文多有不謀而合之處。遂將小文束之高閣，擬廢棄。然而直到最近還有學者索要這篇文章。作爲探索某一問題的階段性成果，其中的內容又未被完全覆蓋，也許應該給它一個“露臉”的機會。於是翻出舊稿，補充上博竹書的材料，引用新發表的成果，進行修改。基本觀點則未作改變。

¹ 朱慶之：《關於疑問語氣助詞“那”來源的考察》，《古漢語研究》1991 年第 2 期，第 24 頁。

“戴”字釋疑

王志平

上博楚簡《容成氏》簡9有“履地𠄎天”之語，“𠄎”字原整理者隸定爲“戠”，讀爲“戴”，並分析爲“从首从戠，‘戠’疑同‘戠’。”¹學者多從之。蘇建洲先生則認爲字當从“弋”得聲。²近沈培先生認爲“‘戴’就是一個形聲字，从首从弋得聲”。³但蘇建洲先生認爲“弋”（影紐質部）與“戴”（精紐之部）聲韻關係並不接近。⁴

如果單從字形分析來看，沈培先生所言近是。但是蘇建洲先生提出的疑問同樣需要解釋。據我們研究，“弋”（影紐質部）與“戴”（端紐之部）聲韻關係還是很密切的。下面談一些個人看法。

一、之（職）、脂（質）部的密切關係

過去，很多學者拘於段玉裁之、脂、支三分的觀點，認爲之、脂部絕不能通。其實，之、脂部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1. 押韻

¹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第25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² 蘇建洲：《〈上博（五）競建內之〉“弋”字小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2006年7月23日。

³ 沈培：《試釋戰國時代从“之”从“首（或从“頁”）”之字》，簡帛網2007年7月17日。

⁴ 蘇建洲：《對於〈試釋戰國時代从“之”从“首（或从“頁”）”之字〉一文的補充》，簡帛網2007年7月18日。“戴”爲端紐字，蘇先生誤書爲精紐。

對於這幾部的密切關係,早有一些學者作過研究。¹ 即使是段氏自己,也承認《詩經·豳風·鴟鴞》“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中“子”(之部)、“室”(質部)叶韻。² 對此問題,王靜如先生根據漢藏比較曾經提出“子”字的上古韻尾由-s>-t>-g的音變過程。³ 但是誠如魏建功所說,這種音變過程不如-g>-t>-s合理。⁴

對於具體的音理解釋我們暫且放在一邊,但是之(職)、脂(質)部叶韻的事實絕不能忽視。《詩經》等押韻的情況自清代起已經不少學者作過研究,如段玉裁等對於之(職)、脂(質)部叶韻的情況,一律稱之為“古合韻”。過去一些學者拘於之(職)、脂(質)部絕不可通的觀念,把這種叶韻的情形都給排除了。⁵ 丁啓陣、汪啓明先生等已經據先秦兩漢的一些韻語材料等證明周洛方言、齊方言中之、脂部可通。⁶ 其實不僅周洛方言、齊方言,楚方言中也頗多合韻的情況,下面以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黃帝書》的押韻為例:

《十大經·正亂》:涅(淫)洫(溢)蚤□□曰天佑,天佑而弗戒,天官地一也。爲之若何? [太]山之稽曰:子勿言佑,交爲之備,[吾]將因其事,盈其寺,射其力,而投之代,子勿言也。上人正一,下人靜之。(戒、備、力、代,職部;佑、佑、事、寺、之,之部;一、一,質部;職、之、質合韻。何,歌部;曰,月部;歌、月合韻。)

《十大經·成法》:昔天地既成,正若有名,合若有刑(形),□以守一名。上檢之天,下施之四海。吾聞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復一,民无亂紀。(成、名、刑、名,耕部;天,真部;耕、真合韻。海、止、紀,之部;一,質部;之、質合韻。)

《十大經·成法》:夫是故斃(讒)民皆退,賢人滅(咸)起,五邪乃逃,年(佞)辯

¹ 黃綺:《論古韻分部及支、脂、之是否應分爲三》,《河北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第71—93頁;李尚行:《試論段玉裁“支脂之三分”說闡述的偏頗》,《江西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第73—79頁;丁啓陣:《秦漢方言》第112—113頁,中華書局1991年;汪啓明:《先秦兩漢齊語研究》第110—111、142—144頁,巴蜀書社1998年。

²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第十二部稱之爲“古合韻”。

³ 王靜如:《跋高本漢的〈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並論冬蒸兩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冊,1930年。

⁴ 魏建功:《古音系研究》第284頁,中華書局1996年。

⁵ 王力《詩經韻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5頁認爲《豳風·鴟鴞》段說不可信,暫且看成無韻,以待將來研究。

⁶ 丁啓陣:《秦漢方言》第112—113頁;汪啓明:《先秦兩漢齊語研究》第110—111頁。

乃止。循名復一，民无亂紀。（退，物部；起、止、紀，之部；一，質部；之、質、物合韻。）

《十大經·成法》：絆〈總〉凡守一，與天地同極，乃可以知天地之禍福。（一，質部；極、福，職部；質、職合韻。）

《十大經·行守》：言之壹，行之壹，得而勿失；[言]之采，行之配（熙），得而勿以。（壹、壹、失，質部；采、配、以，之部；質、之合韻。）

《十大經·順道》：能一乎？能止乎？能毋有己，能自擇而莫（尊）理乎？（一，質部；止、己、理，之部；質、之合韻。）

《稱》：自光（廣）者人絕之；□□人者其生危，其死辱翳（也）。居不犯凶，困不擇時。（之、時，之部；危，微部；翳，脂部；之、脂、微合韻。）

《道原》：恒无之初，迴同大虛。虛同爲一，恒一而止。濕濕夢夢，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靜不配（熙）。古（故）未有以，萬物莫以。（初、虛，魚部；一，質部；止、晦、配、以、以，之部；夢，蒸部；質、之、蒸合韻。）

又如郭店楚簡《窮達以時》：善休己也。窮達以時，德行弋也。譽毀在旁，聽之弋母。（己、時、母，之部；弋，質部；之、質合韻。）

以上所舉的都是與“一”、“壹”等字有關的例子，除此之外，其他的之（職）、脂（質）部字押韻的情況就更多了，這裏暫且就不多說了。

2. 諧聲

對於之（職）、脂（質）部的諧聲關係，也有一些學者作過研究。如陸志韋先生曾經舉出-t通-k的若干例子，來說明質部與職部的諧聲關係，¹如：

| | | | |
|---------|----|-----|-----|
| -t 生 -k | 質職 | 乙於筆 | 肱於力 |
| | 屑職 | 卍子結 | 卍子力 |
| -k 生 -t | 職質 | 陟竹力 | 鷲之日 |
| | | 匿女力 | 暱尼質 |
| | | 咨秦力 | 子結 |
| | | 卍子力 | 秦悉 |

許寶華先生則以藏語“一”(gcig)、“蝨”(cig)等字論證了“前元音-i後面的-k變作-t的現象可能早在遠古時代就已經發生”，“漢語形式的詞尾-t是從-k演變而來的”，提出了ik>it的音變過程。²鄭張尚芳先生也談到了一些收-t的字與收-k的字有諧

¹ 陸志韋：《古音說略》，《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一）第202頁，中華書局1985年。

² 許寶華：《論入聲》，《音韻學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84年。

聲、通假、轉注的關係，¹舉例與陸志韋先生等大同小異。他還指出，“一、噫”等收-t字，藏文分別是gtjig、ig，“可見它們原來的韻母應是-ig，由於受前高銳元音的影響，使韻尾由鈍音變成了銳音-t”，²也提出了ig>it的音變過程。

事實上，閩南語、客家語中都有-t通-k或-k通-t之類的文白異讀，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3. 通假

此外，文獻中之(職)、脂(質)通假的情況就更多了。如：

《說文·肉部》：“肱，胸骨也。从肉，乙聲。臆，肱或从意。”“肱(臆)”、“意”為影母職部字；“乙”為影母質部字。

《論語·學而》：“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論語》殘碑“抑”作“意”。“抑”為影母質部字；“意”為影母職部字。

《禮記·月令》：“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鄭注：“今《月令》無罟，翳為弋。”《呂氏春秋·季春紀》：“田獵：置罟羅網餒獸之藥，無出國(高誘注：一作九)門。”“翳”為影母脂部字；“弋”為以母職部字。

《禮記·樂記》“迭相為經”，《史記·樂書》、《說苑·修文》“迭”作“代”。“迭”為定母質部字；“代”為定母職部字。

《荀子·富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韓詩外傳》卷六：“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許維遜《韓詩外傳集釋》云：“沈本、張本、鍾本、黃本、楊本、毛本、程本、劉本亦作‘願志’。”³《大戴禮記·主言》：“七者教之志也。”《孔子家語·王言》：“六者教之致也。”“致”為端母質部字；“志”為章母之部字。

今本《周易·渙》“匪夷所思”，上博楚簡作“非台所思”。“夷”為以母脂部字；“台”為以母之部字。

郭店楚簡《窮達以時》“完寺虐”，即“管夷吾”，“寺”讀為“夷”。“寺”為邪母之部字；“夷”為以母脂部字。

郭店楚簡《緇衣》“毋以嬖御息(塞)莊后”，“息”字今本作“疾”。“息”、“塞”並為心母職部字；“疾”為從母質部字。

綜上所述，之(職)、脂(質)部的密切關係無論是從傳世文獻、出土文獻等死的語言材料來說還是從方言、漢藏比較等活的語言材料來說，都是不容否認的語言事實。

¹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160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²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161頁。

³ 許維遜：《韓詩外傳集釋》第229頁，中華書局1980年。

二、影母與端組、知組、章組之間的密切關係

下面我們再論述一下聲母的關係。上古漢語中一些影母字(尤其是二、三等字)與端組、知組、章組字存在密切關係。我們將分 6 個方面加以說明：¹

1. 通假

馱、厭(影三 b 談)* qliam、詰(端四談)* tiam: ²郭店《老子》甲組簡 4“天下樂進而弗詰”,馬王堆甲乙本“詰”作“馱”,王弼本作“厭”。

蛄(照三談)* kljam、瘞: 馬王堆帛書《雜療方》68:“棲木者為蠹(蜂)、瘞斯。”整理者注:“瘞斯,即蛄斯,一種螫人的毛蟲。《爾雅·釋蟲》:‘蠹,蛄蜚。’注:‘載屬也,今青州人呼載為蛄蜚。’《神農本草經》:雀甕,《名醫別錄》釋為蛄蜚房,陶弘景注:‘蛄蜚,蛄蟲也。此蟲多在石榴樹上,俗為蛄蟲,其背毛亦螫人。……蛄一作載爾。’”³

意(影三 c 職)* qrək、志(照三之)* kljæg: 《國語·齊語》“則難以速得志矣”,《管子·小匡》“志”作“意”。《淮南子·泰族》“誠決其善志”,《文子·下德》“志”作“意”。《說苑·君道》:“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定縣漢簡《儒家者言》732“得意”作“得志”。⁴

握(影二屋)* qruk、捉(照三屋)* kljuk: 郭店《老子》甲組簡 33“骨弱筋柔而捉固”,馬王堆甲乙本、王弼本作“握”。

惡(影一魚)* qrag、圖(定一魚)* dag: 《戰國縱橫家書》224:“衆人喜之,賢君惡之。”“惡”,《戰國策·趙策》同,《史記·趙世家》作“圖”。⁵

類似之例還有很多,這裏就不贅言了。

¹ 由於三等字比較複雜,本文以 a 表示重紐三等字;b 表示重紐四等字(實際也是三等字);c 表示純三等字。擬音基本採用李方桂體系(但略加修正,理由詳見後)。本文暫不標注聲調。

² “詰”字《廣韻》有丁兼切(端四添)、竹咸切(知三凡)、尺涉切(昌三葉)、佇陷切(澄二陷)等異讀,姑且歸聲母為端四。

³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肆)》第 129 頁,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瘞”字書所無,當從“馱”聲。“蛄”、“蛄”同從“占”聲,而與“馱”聲字通假,可見有關通假關係並非孤證。

⁴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儒家者言〉釋文》,《文物》1981 年第 2 期。

⁵ “惡”* qag 從“亞”* qrag 聲,當有二等字的異讀。《集韻·禡韻》有“慳”字,衣駕切,“心鬱也”。“惡”、“慳”兩字“心”旁變換位置,古本一字。“慳”* qrag 恰為二等字。“惡”* qrag 讀為“圖”* dag,可以認為發生了 *qr->d 的音變。